

大预言

插图本

历史上的大预言

寰视人 著

凡有预言情节的大事件，其背后肯定聚集了大量值得回味的进退得失，也有不少令人疑惑的是是非非。读史者遇到这类故事，往往无法止步于了解事情的过程而必须思考，思考这事到底是怎样的，思考这事到底应该怎样。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，但这种自我训练却可能使我们获得一双洞烛事机的慧眼。

插图本
历史上的大预言

袁视人 著

大预言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上的大预言:插图本/寰视人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5325-5015-9

I. 历... II. 寰... III. 世界史-通俗读物 IV. K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9267 号

插图本

历史上的大预言

寰视人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20 印张 13.6 插页 3 字数 200,000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300

ISBN 978-7-5325-5015-9

K·1115 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寰视人

预言真的有点复杂。

预言的由来本和占卜、星象等古老的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些技术的目的都是要通过特殊手段来了解未知和未来，而这些技术又的确被人们普遍认可，因此预言并不被认为是荒诞的。技术毕竟复杂，如何卜卦、如何占星是专家的事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结果，于是有不少预言被流传下来，而它的技术参数和具体过程却了不可知了。

正是因为有了民众的基础，政治精英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打心理战的绝好手段，把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用预言包装一下，很容易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违抗的天命，一旦形成集体意识，能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。但这种预言已经是智力的产物而非得自某种技术了。

撇开占测技术和政治智慧不谈，单说这些预言，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事前越看越糊涂，事后越看越明白。这样的属性又使得有关预言的故事最易被人谈论，因为它有趣、有戏剧性。民间传闻、野史小说总不免会有些添油加醋，历史上的很多著名的大事件都有相关的预言，而这些预言究竟是某种技术的产物还是某个

政治高手的创意，甚至只是一种“油”或“醋”，那都早已不可得其详情了。

这样一来，凡我们今天能知道的历史上的预言确有预言家的劳动成果，但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如何劳动的；也确有政治家玩的小阴谋，但如果历史记载没有直接拆穿西洋镜，我们只能依据事理去推测；还有好事者因为好玩、有趣、吸引眼球而兴之所至随手捏造，这就只好姑妄听之了，即便原创者复生也未必愿意承认是他造的。

如果要更广义地说，许多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预言，我们平时反倒不称之为预言。经验和智慧相结合从而能洞察事情的走向，把握好先机，这本来就是人们所追求的。政治家用预言来打心理战那只是一种变体，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又何尝不是一篇绝佳的政治预言呢？医生对病人病程的正确预判可以使之对症下药，教师对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估计可以使之因材施教，如此种种几乎可以推演到每一个行业。

对现在和未来而言，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成为一个洞察先机的智者才是有意义的，好玩的预言却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。所以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些小故事虽然总称为《历史上的大预言》，但故事真正的价值并不是这些预言本身。预言本身并无大小之分，能分大小的是事件。

凡有预言情节的大事件，其背后肯定聚集了大量值得回味的进退得失，也有不少令人疑惑的是是非非。读史者遇到这类故事，往往无法止步于了解事情的过程而必须思考，思考这事到底是怎样的、思考这事到底应该怎样。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，但这种自我训练却可能使我们获得一双洞烛事机的慧眼。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壹 ◎ 桑弓箭囊 / 1

西周尽头——王室东迁——谣言预言

贰 ◎ 齐国易姓 / 13

凤凰于飞——观国之光——不见其妻

叁 ◎ 亡秦必楚 / 33

秦楚恩怨——鱼书狐鸣——亡秦必楚

肆 ◎ 诸侯太骄 / 53

醴酒不设——足出背上——诸侯太骄

伍 ◎ 荧惑守心 / 75

西汉之乱——王莽篡位——预言杀人

陆 ◎ 岁在甲子 / 95

黄天当立——宦官当道——黄巾大餐

柒 ◎ 五胡乱华 / 107

五胡乱华——粗制滥造——秃头小儿

捌 ◎ 青丝白马 / 123

宋齐梁陈——佛徒帝王——占领建康——兴暴亡速

玖 ◎ 预言专家 / 143

数术大师——预言宝典——假作真时

拾 ◎ 安史之乱 / 155

安史初兴——兵临城下——新君即位——平复战乱

拾壹 ◎ 白马三郎 / 175

闽国由来——八闽人祖——谶语一筐

拾贰 ◎ 斧声烛影 / 185

太祖之死——金匱誓书——五更六更

拾叁 ◎ 独眼石人 / 203

贾鲁浚河——白莲盛开——明王出世

拾肆 ◎ 壬午之难 / 219

大明皇储——建文削藩——燕王靖难——坚守北平——燕飞上天

拾伍 ◎ 经略辽东 / 249

建州女真——辽东危矣——熊王之争

壹

桑弓箭囊

西周尽头

王室东迁

谣言预言



大

凡历史上的事情总是越早的越模糊，比如中国的事，传说可以早到黄帝、蚩尤，那样至今要四千多年，但这只是历代相传的说法，有个影子而已。从记载来说，有本书叫做《竹书纪年》，今存者是出土的晋朝文物，书中记的是夏朝到战国的历史。虽说可以算是书，不过，一千好几百年前的出土文物，当时大概就是很难整理的，至今则早已经遗失散落得不成样子了，姑且相信它，那也只有历史模糊的轮廓。到了《史记》，里面有一份完整的《十二诸侯表》，记录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们的传承经过，这是一份年表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，总算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记录，最起码国家元首的更换是清楚了。这样算来，至今有二千八百多年。但是，这个表也还不算理想，它只是年表，而且没有元首更换记录的年份都是空着的。再接下来要靠孔子的《春秋》了，《春秋》从鲁隐公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722年开始，每一年的重大事件算是有一个可以精确到月的记载了。《春秋》以及和它配套的《左传》一直把这种记录延续到鲁哀公去世的公元前468年。再接下来，就由编年史《资治通鉴》接班，不过《通鉴》是从

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开始的，《春秋》以下至此六十多年的事有些凌乱。但此后就一直很清楚了，除了历代正史的大框架之外后来还有日记形式的实录，资料丰富多了。

之所以先要啰嗦这一通，是因为必须要声明这第一个故事的性质：因为它太早，所以尽管很有趣，但可信度要打折扣。具体地说，它是共和元年之后、《春秋》纪事之前的西周末年的事情。

西周尽头

要说那么遥远的事情，几乎是有些罪过的。

讲历史故事，本来就是根据史实，加入思考来增加分量，再加入想象来增加趣味。然而一旦早到“信史”之前，不仅事实不够用，连想象都很困难，当然思考也就没了根。

中国的历史，秦朝是一条分界线。秦朝以下的事情，大到政治军事、小到衣食住行，大抵还可以想象可以理解，听说书的讲《三国》、讲《说唐》、讲《说岳》并没有明显的不同。但是，秦朝以前就乱了。就说人名吧，秦朝以后的一下子就整齐了，你叫刘邦，他叫项羽，曹操的儿子叫曹丕，跟我们今天没太大区别。再看秦朝之前：尧、舜、禹，怎么就一个字呢？晋文公叫重耳，他的那些亲兄弟呢，叫申生、夷吾、奚齐，这哪像一家人啊？还有那个齐桓公，叫什么不好，居然叫小白！光名字就这么乱，其他林林总总的细节就有更多后来人不适应、不了解的了。所以，专门研究先秦历史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有限的资料难以铺成一个面，搞到最后常常就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话语权之争。

幸好我们现在不是正经做研究，但终究也不能乱讲，说西周末年的事情也还要从头清理一下。

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一个朝代分两半的，什么西汉东汉、北宋南宋之类。秦汉以前的只有这个西周东周。西周是周文王、周武王



□ 黄飞虎像

父子灭商以后建立的王朝，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。然而，光这么一个事实是不够的，剩下大量空间会被人自发地用想象去填充，但人们用的填充物多是后来的事情。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就是专讲武王灭纣的故事的，那骑牛的黄飞虎大致就是骑赤兔的关羽之类的变形，战争场面也和杨家将故事大同小异，但不幸，那个时代根本没有骑兵！因此，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、被我们错误填充了

的内容提出来。

的确，西周王朝建立了，但那时候的情形和后来唐、宋、元、明差得太远。后来打下天下的，一套州城府县全部到手，接下来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实施管理就行了：老百姓还是种地交税，政府也就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运作了。西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那时候土地没有完全开发，制度也没有完全确立。西周本来只是一个农耕部落，结果靠武力吃下来偌大一个天下，早先商朝是怎么管理的不清楚，但从后来的事情倒推，显然商朝没有多少有用的经验留下来。到了周朝，就开始做了一套管理模式：从上往下实行分级管理，向下推行农耕。

后来没有这个问题，老百姓不管谁坐天下，本来就是祖祖辈辈要种地的。但西周那时候，农耕并不普及，还有不少是如同后来的游牧部落，甚至有可能仅仅是渔猎为生，比日后的契丹、女真早期的生活状况还不稳定。于是，就形成了农业文明推广之初的特殊局面：重要、繁荣的地方圈地筑城，由周王朝的亲属、功臣及其后

裔世袭掌管，一方面垦荒种地，一方面驻军守卫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国”，而国与国之间还有大量无法管理到的空地，生存着许多没有接受农业文明的“化外之民”，即所谓蛮夷戎狄。这又和后来人的想象相悖了，后人说起蛮夷戎狄、游牧部落之类，直接就把地理空间的定位移到了中原版图之外，即今天的东北、西南和西北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那里。那时候却不一样，它们就生活在周王朝建立的各个堡垒之间，那时候的空隙足够大，它们完全不需要像后来的土匪一样躲在山里跟官府捉迷藏。

这样一个情形，导致周朝立国之后不停地在进行战争，先是周公东征平定其兄管叔的叛乱，接着又有昭王南征、穆王西征，直到周宣王还是到处征战。虽然其间绝大部分细节已不可知，但不能将之与后世的战争、侵伐相提并论却是肯定的。倒不是西周的统治者喜欢穷兵黩武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打就活不成了——版图不小，却只有一些零星的据点，如果不连成片，那每个据点周围都是敌人！事实上，周王朝在做的是武装殖民，这一点和后来初到美洲的欧洲人没什么区别，有了几个据点就罢手那无异于等死。

不过，这个情形到了周宣王之后的周幽王就出现了变化，西周也就此走到了头。

王室东迁

西周是怎么完蛋的？这故事的前半截在战国时候的《国语》里。

《国语》是一部国别体的史书，其中说郑国的事的部分称做“郑语”。这部分一共只有两条，但前一条特别长，主要记的是郑桓公时候的一段对话。

郑桓公是西周末年时郑国的国君，同时又兼任着周天子即周幽王的司徒（主要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），这时他大约

看出了周王朝的没落，就向史伯提出了问题：“周王朝是不是要完了？”史伯的官职是王朝的“史官”，那时史官和巫师是二任兼于一身的，所以史伯不仅掌管着周王朝的史籍文献，还担负着占卜国家吉凶的事务。史伯是个悲观主义者，他认为形势悲观的依据自然很多，诸如幽王的亲信谗佞，宠幸褒姒，朝政昏乱之类，而其中一个重要根据则是一首在周宣王时已经流传的童谣——没办法，古代人和现代人都一个毛病，正经说大道理都要打瞌睡，有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来精神了。

史伯说了，就在周宣王东征西讨、大逞威风的当口，自己国内却出现了一段很流行的童谣：

檠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

后四个字，今天的人都看得懂，知道这话很刺激。前四个字周宣王是明白的：“檠”就是山桑树，“弧”就是弓，连起来说就是桑木弓；“箕”不知道是什么，专门注释《国语》的三国人韦昭说也是树名，不太像，因为“服”则是用来盛箭的东西，后来所谓箭

囊，总不必打造一个木桶或木匣来装箭吧，那太不方便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大意我们也能懂了，就是说周朝要完蛋了，毛病跟木弓和箭袋有关。那周宣王还能不急？就盯着这两样东西找吧！

那也就是周朝，没法跟后来繁荣的大唐相比，整个国都也就那么点人，恨不得谁都认识谁。很快查明，有那么夫妻二人，靠卖这两样东西为生。周宣王下令，抓，抓了就杀！



□ 周宣王像

那个年代真的一切都很粗糙，要是晚个一两千年，皇帝下令抓两个身边的老百姓那还有个跑？但这夫妇二人不仅跑了，一路上还顺手捡了个弃婴，估计那时候的人就打仗还凑合，公安工作简直是一塌糊涂。

哪儿来的弃婴呢？这事情就邪乎了。

话要从好几百年前的夏朝末年说起了。当时，王宫里出现了两条龙，自称是褒国的二位国君的精魂所化。夏王让巫师占卜，是杀是撵还是不理它们，巫师算了半天，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：都不对！要把它们的哈喇子收藏起来才对！

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算法，反正就这么个结论，也就这么照办了，龙的唾液被藏在了木匣里，夏朝之后是商朝，商朝之后是周朝，周朝又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发作。

早个十来年还在周厉王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把这个木匣打开了，里面的液体流了出来，淌了一地不可收拾，随后又化作一只黑色的王八四处乱爬，好在这东西也并没有什么暴力活动，只是走走而已。其间，它碰上过一个五六岁的小宫女，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这个王八最后是自己走了还是被处理了不得而知。至于那个小宫女，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，就到了这周宣王的时候。

小宫女已经长大了，突然无端怀孕了，最后生下一个女婴。这事情实在莫名其妙，有记性好的估计就是那个黑王八的种。无论如何这宫女没法留下这孩子，于是就把她扔了，而扔掉的这个女婴正被那逃跑的夫妇二人顺手捡了去，并且，这夫妇二人又鬼使神差地逃到了褒国——又和那两条龙挂起钩了。

又过了十几年，周宣王死了，换了周幽王。而褒国这个女婴也长大了，姿色十分出众。正巧当时褒国的国君得罪了周幽王，就把这个美女当作贿赂送给幽王来替自己消灾。结果，这个美眉大合周幽王的审美要求，很快成了后宫第一红人，人称褒姒。当然，这不是她的名字。旧时妯娌二人中年长的那个称姒，所谓褒姒，大致相



□ 褒姒像

当我们今天说“褒国来的那个嫂嫂”。

这个褒国来的嫂嫂不仅红，而且有点发紫，周幽王跟她生了个儿子伯服，并且决意把原来的王后、太子都废掉，换成褒姒、伯服。这一来，麻烦大了！

别说周朝，就是到后来，王公贵族的婚姻也多是政治婚姻，周幽王的王后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得的。他的王后叫申后，顾名思义就是娘家在申国的。当然，性质和褒姒又不一样，褒姒是当作小礼物送来的，没什么身份；申后正经嫁过来的，是亲生公主。周幽王这么乱来，人家申国就算不考虑亲情还有面子问题呢。

《国语》上的话就说到这里，后来《史记》又补充了一个故事。

周幽王对褒姒宠爱有加，可以说到了神魂颠倒的程度。褒姒不爱笑，幽王就想尽办法要逗她笑。什么办法都不见效，最后周幽王导演了一出大戏。当时不都是零散的据点吗？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传送消息比较困难，所以人们就造了烽火台。就是在两地之间隔一段距离造一个高高的土墩，有人在上面值班。如果这里发生险情，就在土墩上点火，下一个看见了也点，一个个传下去，身处终点的人很快就会知道出事了。周幽王就拿这个做道具，让人点火，然后带着褒姒在城头看笑话——诸侯们气喘吁吁地赶来救驾，却发现什么事也没有，于是褒姒笑了，幽王也很有成就感。不过这法子多用就不灵了，乱点火点多了，人家就不来上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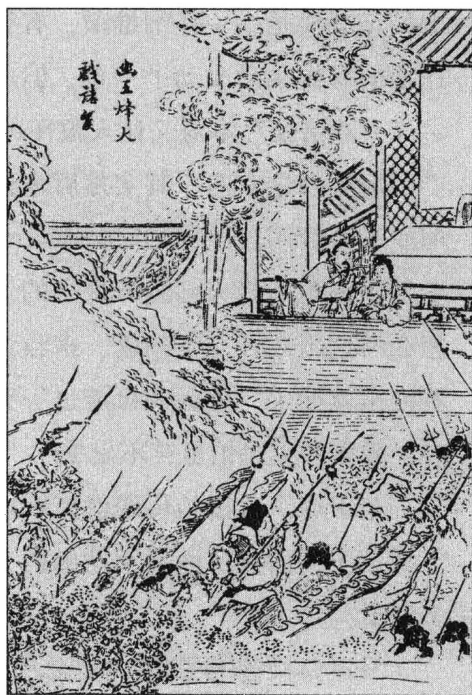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了，乱点火人家不来，不是乱点的火人家照样不理你。不

是说前番为申后的事惹恼了申侯吗？都在道上混，谁还没几个铁杆朋友啊？申侯纠集了缙侯和犬戎两家来算账了，周幽王点火叫救兵——这一招不灵了嘛，谁也没来。就这样，周幽王被咔嚓了。

周幽王一死，申侯的气是出了，可也有点发傻了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事情晚个千八百年发生，没准会怎么样，但那时候谁都没这个政治经验，最后还是申侯主持下把原来的太子宜臼，也就是申侯的外孙立为周平王，

不过国都搬到了洛邑，于是西周没了，变成了东周。

这样一来，西周灭亡的责任就由昏乱的幽王转移到那可怜的弃婴身上了。但根据这个故事，西周的亡国乃是天意，而且早在夏朝末年以前即已被上天埋下了根芽。可是我们要问：夏朝的都城在何处？商朝的王宫又在哪里？从夏末到周宣王，其间至少有八百年，八百年前的档案文献都荡然无存，难道这个木头匣子就这样珍贵，被商周的列祖列公们搬来搬去、小心收藏着？如果它值得珍藏，为什么八百年来就没有人打开看看呢？所以史伯的故事看来也只是一部《封神演义》而已。



□ 烽火戏诸侯

谣言预言

这个倒霉的故事大致如此，后来独立思考的读书人多不太相信它，质疑的根据也是五花八门。本来史料就不够，整部《国语》当